

學 匯

日十三月七年三十二百九千一

無碍室閑話

老梅

黃帝飛昇，列子御風，愚公移山，長房縮地，達摩踏草渡江，杜順執杖畫河，以及一切仙佛奇跡，不盡虛偽，能如是，何須乎物質文明？嘗以是語故友劉中叔。中叔曰：「今人不能神通，才有那些人通。」或曰：「人通極點，與神通合。」此物質與精神並重說也。

一日和友人遊順海瑞嚴寺，朝昏風顛，一望空闊。忽悟無碍義。得「眼前事理皆無碍，備讀華嚴一卷經」之句。因告友人曰：「若無碍矣」及入一佛殿看佛，僧人不知內有人，將門徒外閉鎖，欲是不得，友人笑曰：「有碍矣」。予乃開應邀友跳出，笑曰：「依然無碍，然不是儒理呵！」

日本某同志曰：「自由只是無碍」語甚精當。今之世界，處處有礙，以致人類不能自由，所以唱解放，唱破壞，不過是要去礙

友人曰：「可大自由，不可太自由，不可太無碍，不可太無碍！」其言得中，即「過猶不及」之謂也！

明時李卓吾最苦束縛。嘗以人一墮地，便被父母用衣服等束縛住了，及長又被種種禮教束縛住了，可算一個受自由的人，所以他的議論，和俗儒終不相容，因著「焚書」。非謂可焚，言必被焚也。或曰：「秦政焚書，只於却處士橫嚴的著作。」這固然不錯，但其中便要滅沒了許多自由言論呵！

我嘗著「自由真論研究」一文，以「自由者自由也」為綱。因不自之人，皆由天，由命，由人，由他，一類的奴才。並將「自」字抬高，擬於佛說的，「無碍自性」。自開為龍

「發前人所未發」。但何欲取軍西洋自由學說，竟爲外篇，再奪古今人自由行詞辭句，成一雜篇，因急致書太缺，致礙進行，真是「不自由了」，願同志本此說留意收編，還我無礙！

莊子、「逍遙遊」三字，篇名便表出自由精神來，故通篇變亂縱橫，極其無碍！

(未完)

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自叙

傳

(續)

胎上譯

幼年時代(三十五)

▲帕那修克親友之傷心語

▲我家農奴安得列之憂中人

▲吾父對於安得列之懲罰

▲當時兵役之苦狀

帕那修克的親友，因爲畏怯那地主的威風，所以再三設法勸他勉強服從地主的命令，只聽見帕那修克的母親帶着哭聲說道：「好孩子！你總不要使我大小爲你一人受罪纔好呵！想必也斷不至於那樣忍心罷！」當初帕那修克仍是頑強，後來聽見他母親說了那番傷心的話，纔強戴上婚冠，和坡羅舉行了婚禮。實在要算是世界上少有的傷心事了！但是那位特使看見帕那修克已服從地主的命令，就手舞足蹈起來，赶忙跑回地主家中，稟告那地主道：「他們都，已照大人的命令結婚了。」

等到那位特使到家後，差不多又過了半點鐘的工夫，那班參與婚禮的人，也口排隊來到那地主門前，隨即進了大門，走到客廳裏面，

那五顆新夫婦，就立在前面一排，其餘的農奴，都立在那新夫婦的背後，一看見了地主的時候，大家都低頭鞠躬，表示敬意，那位地主就向着那新夫婦，訓戒了一回，又遞了幾個祝賀的話，但是那些農奴，却都沒有絲毫喜悅的念頭，都是低着頭，暗流眼淚呢！

因爲這一次既然而由地主強迫結了婚，所以那些農奴中的青年男女，從此都存着一番恐懼的念頭，惟恐將來也要遭那不幸，用文說起來，真是人人自危的了，我家農奴安得列，原是和鄰家的某女，有了愛情，他惟恐我父親也要任意命他與別人結婚，所以特意提出一個條件，更求我父親准他獨立開設一所成衣舖，只聽見他向我父親說道：「大人！倘若能夠持別開恩，准奴才獨立開設一或衣店，自謀生活，奴才誓必把所得的錢，報効一半，給大人哩！」這話說來雖很容易，但是將來果然能夠賺得錢不能，那有絲毫的把握，倘若不能賺錢報効那安得列的情人，就不免要另外嫁與別的農奴的了！所以安得列就不得不另外想一個豫防的法子，甚麼法子呢？就是趕忙和那鄰家某女，同去做了一次小孩受洗禮的保證人，（因爲照俄國的習慣，男子和女子既經同做了一次小孩受洗禮的保證人，就可有結婚的權力，）後來有一天，我父親特稟喚安得列到他老人家面前說道：「我已替你擇了一個少女，和你結婚，雖說不是你的意中人，但是總要服從我的命令進行哩，」安得列聽了那話，心中怎肯干休，所以立刻答道：「大人！奴才平日原沒有違過大人的命令，但是這一次大人的命令，奴才實在不能照辦，爲甚麼呢？就是因爲四五星期以前，奴才已和鄰家某女，同做了一次小孩受洗禮的證人呢，總要求大人特別成全罷！」照當時的那習慣說起來，安得列既經做過了一次受洗禮的證人，當然可以和他鄰家的少女結爲夫婦，但是當時的地主，擅作威福，已成了他們的特權，有甚麼習慣法，能夠拘束他們呢！所以以我父親以來的

變得列發往兵營中去了補充兵呢！因為當時俄國的兵役，很是一件苦事，所以當兵的人，就和囚徒一樣，我父親將安謝列發往兵去當兵的用意，也就是想藉此懲罰他的了，至若當時兵役的苦狀，我當詳詳細細說出來，絲請看，請諸君看次段的文章罷。

(未完)

☆ ☆

一生

續 真伯三 譯

殘紅 譯

第二章 快樂日子

一種愉快的生活給約翰開始了，開朗的空氣中的一種生活。她在路上漫遊着，或者在蜿蜒的小山溝中，兩邊蓋着金雀花枝，強烈的香氣籠罩着她如酒氣一般，遠遠的波浪在海岸上旋滾的聲音搖撼着她的精神。

一種幽靜的愛情在這風景的清新和周圍地平綫的寂靜之中湧上她的心頭，她便半天的坐在山頂上，野兔便在她腳下跳躍着。

她各處都安下記念，就像地裡撒種子一般，記念的根子堅持至死。約翰似乎覺着這一點一滴的都撒遍了各個山溝的懷中了。她漸漸的還想海浴。她出了海岸的時候，她便背朝上浮着，她的胳膊橫放着，她的眼睛失陷在那燕子的飛翔或海鳥的白影裂碎的天空的深碧之中。這樣散步之後她常常是覺得白日的走回宮去，却又輕快而敏捷，她的嘴唇和眼睛上的微笑迸射着快樂。

男爵正用心謀畫着偉大的種植事業。他偶爾也同着易泊的船夫到岸上去。有幾次他釣青花魚去一直到黑夜。他愛聽帆柱軋軋的響，愛在那黑夜起了的清新惡惡的疾風中呼吸，轉着舵好久尋見了浮標之後，被岩石的尖端，磁模或非領燈台的屋頂做着那響，他使動也不動高

高興的等着那初生太陽第一道光綫照得那大鐵架式琵琶氣泥津的背脊和比肩的胖肚子在船甲板上閃閃的曬着。

每逢吃飯的時候他便把他的遊行敘說一番，男爵夫人回來也要告訴她在白樹樹大道上走了許多遍。

她已經受了勸告練習着散步，空氣也漸漸暖和平了。穿着羅沙利的藍縷綉着她的左腳，這比右腳沉重些，從家裡到林端幾次的遊玩，到一頭便坐五分鐘。散步到午後便又開始。十年前開過的一個醫生就說過西伯尼亞是因為她氣悶得利害的緣故。從此以後，這一個字便用來描寫男爵夫人的病。男爵總是說「我妻的西伯尼亞」約翰也說「媽媽的西伯尼亞」正如他們說她的帽子，她的衣服，或是她的傘一樣，她年青時本是很漂亮的，嬌嫩如蘆葦一般。如今她漸漸老了，胖了，却還有一種詩興，時常保存着她在女兒時候所讀過的「可林」的印象。所有能夠收集到的表情小說她都讀了，她的思想時常擬做一個女英雄在這人的故事裡邊盤旋着。她的新家因為正如她靈魂中的傳奇一般美麗令她無限的快意，周圍的樹木，荒地、臨近的海岸都在她心頭喚起她迷戀過好幾個月的司各德的小說。到了下雨的天氣她總是鑽在她屋子裡，用一種別致的神情差羅沙利開那藏着她的「表記」的抽屜，男爵夫人這（表記）意思就是所有她的私信和家信。

偶爾約翰又教羅沙利同她母親散步，她熱心聽着故事。小姑娘覺着她自己已在這些故事之中。又驚奇理想和志願的相照。

一天午後男爵夫人和約翰正散步到海岸上歇息，向他這裡走來一個胖教士和他們點頭，還離得很遠。他走了三步又點了個頭，裝着微笑的樣子，叫道：「好，男爵太太，你好嗎？」這是村裡的教士。男爵夫人雖然喜歡教士，女人們都有這種宗教的本能，她却不輕易到教堂裏去。她其實已經把皮可寺長，她的教士完全忘記了，她一見了

他便紅了臉。他道歉沒有拜訪他去，但是這和善的人一點也不見怪。他看着約翰輪轉着地的模樣坐下，把三棧帽放在他膝上。他很胖，很紅，出汗極利害。他不住的從衣囊裏掏出一塊汗巾子來揩他的臉和額子，一種必須強迫着他反覆揩着總沒有完。他是一個模範的鄉村教士，和善而好說話。

登時男爵出現了。他很親切的請守長吃飯去。教士極熱於這些事情，便謝了謝。到了進區點的時候他覺得十分快活，他心裡忽然一動，說道：「我有一個新的教民，我總要給你們介紹，拉馬伯爵先生。」男爵夫人在家裡學過一點宗譜學，詢問他是不是尤爾拉馬一族。教士回答，「是的，太太，他是去年死了的拉馬約翰伯爵的兒子。」男爵夫人最愛世家，聽了這話便問訊這少年伯爵的歷史。他賣了本宅還了他父親的債，便在伊陀文鎮上他有的三處田莊的一處住了家。這些產業有五六十里物的進款，伯爵極其勤儉，儉省着過了二三年，他極可教社會上講究外觀的惡習，就是結婚也很方便的，用不着借債或是出典他的田莊。教士添着說，「他是一個很動人的青年，穩重安閒，村裏反而有點抑揄他。」男爵說，「帶來見見我們，寺長先生，一寔是他意外的事。」喝過咖啡之後男爵和教士在地上轉了一番便回來告了別走了。

(第二章完)

男女關係之進化

法國謝勞爾·魯德爾著
非子譯

二、生殖

斯單達爾曾在他的著作裏說過「美」是「功利」的成果。我們現在換句話，可以說「生殖」的「營養」真成果。我們觀察之下極單純的有機體之生殖的行程，完全想到這個大作用是相當於營養物的週期。即營養物把的有機體之解剖學上的要素，達於極量。卒至要溢出的程度上於此處更起出新的要素來。在此種新要素與申以前較其要素的個體能夠聚合起來的中間，且在他與其有境體之原型相一致起來的各種級達成的中間，那裡只有成長作用的活動。而一旦達到其超越不過的限界，其極端原始的有機體，通常只以頭均半體分裂而生殖。即把自體分為二個，而與其自體相等，只用成長去的二個之個體產生出來。水蛇，釣鐘虫，藻類以及最下等的節類元繁殖，一般都由此二分方法。

到再少較複雜的有機體動物界，其生殖作用就帶上分派的傾向。就是個體沒有全部分裂的事。先出一幼芽於其母體，其幼芽漸次成長，卒離其母體而去。

此種分業更加進步，其生殖作用由一種特殊細胞即居限於胚珠之中。而此胚珠作幾次二分方法的複疊，而生新體。而一般此種由分裂而繁殖的細胞，最初必與其他之細胞結合，或融合起來。即二個的生殖細胞種種有機的行程互相接觸。而當應分裂的要素，即其雌要素單吸收在刺戟的任務上的體要素。如是雌要素用體要素而擔任。從這個瞬間即雌要被授胎。

二個細胞的結合，其自身非常單純的此種現象，實為兩性分離以來在動物界中生殖作用之根底。兩性合體於同一個體，或分裂為各個體，又其附屬的有機裝置為複雜或單純，並不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其重要事實，常在到處表現出來。二個細胞之結合，特別在高等動物的場合，其雄細胞總被雌細胞所吸收。

此種行程我們所期由兩性結合起來的遺精與極微細蟲最初步的形式上就可以見到。二個相峙的細胞，為形成其生殖細胞，即身細胞的原故，互相接近的伸展起來。而由此互相伸展的作用互相結合，在其接觸實以兩者之緣互為吸收，如此兩方的圓形實相交接，遂由兩細胞融合為一生殖細胞。

此種下等植物兩個細胞間之婚姻，與高等動物之授胎的根本現象之間，他無何等本質上的差異。在高等動物雌性之卵與雄性之精虫，仍是同樣的互相融合。只有由雌細胞保留其個性而吸收雄細胞，即雌細胞因雄細胞而懷孕的差別。

此種授胎現象，是這樣極單純的東西，而其在兩性具備的生物，就為其壽命長久的唯一原因。又在很多的生物種類中，似乎以生殖這個事項，為其生活之最高目的。很多的動物或植物，即為昆虫類中之比較高等的動物界中，在他完成了此種最高義務時節時死滅。又有時。性傳存續其氣息於與雌性分離之前。雌性僅殘留其生活到產卵之際。又如蠶脂虫之雌性不產出其卵於體外，而充備於其體內，而自已乃為此義務而殉之。以其身體之包皮，作為保護卵的包裝。

在精靈脫支配之下，還不久遠的時代，把此等事實都視為有預定的計畫。信以為自然只忙碌於此種永遠的計畫之下，而輕忽其注意於個體。而我們所知道的自然，不是擬人的存在。

未完

柳鳴

風雨

碧青的天空露欲雨，
伊彷彿隱暗中稱自懷位，
窗裡沙沙的露搖，

學 編

狂怒的風似携萬濤澎湃。

☆ ☆ ☆

伊心旌震顛身長跪，

兩手撫兒淚滴漣漣，

兒顛顛欲擺張口笑親母，

忽抑抑伸拳釋劍尋乳。

☆ ☆ ☆

宿帷吹動燭淚隨影隊，

濕裙成銀威依依，

「天堂上再見、別了」：伊說：

「我的最愛的小甜心，」

☆ ☆ ☆

「走罷！」他留唇的說：

「你札我的心早已分歧！」

伊強氣扎着拭去淚痕，

「看我們神聖小寶貝的面子！」

☆ ☆ ☆

他迎面注視着一幅圖畫，

却微微的嘆息了一聲，

伊渾身慄慄着斜斜的窺伺，

覺他淚珠滿滿充盈欲滴。

淚珠旋轉盈凝在眼眶——伊猜着一線的希望，

迅躍除挽住他的衣裳，

（我離巖默如獅猴的聰明，

也滿心情意傾在君的身上！）

★ ☆ ★

他怒奔彈頭一笑，
掉掉衣衫轉入書室，
伊唏噓的暈仆在舖間，
啞靜的冰冷的牆似搖首上臉，
嗚靜的悲語。

★ ☆ ★

微濛的細雨浙浙瀝瀝，
似黑海波雲平懸空際，
顯帝半福這可憎人的行跡。

★ ☆ ★

抖抖激激的走下樓梯，
恍惚如懸空駕雲的佛靈，
伊頭轉過了離別的人們，
却忘記了一個人的結局！

★ ☆ ★

黑漆的大門緊閉關閉，
隔絕了戶外的音息，
全舍靜悄悄惟風雨伴與伊喪魂的站在街心。
金蛇的電光倏忽閃爍，
黑雲陣陣緊逼，

伊望着無神的目光向遙遠瞭遠。

大廳隱約挾伊至不可測的黑暗的途徑

雷聲發狂的怒吼，
滂沱的大雨不息，
眼前嫩綠的花枝飄蕩，

隨著一個人的嘆息隨在污泥。

七月二十八日

兩個工人談話

安利科馬質特斯太原著
李少稷譯

(魏連) 我底好孩子呀，我也知道，現在世界上，是變得不得了，但是要想改革這些壞處，豈不同要想把彎腳的狗腿，拿他伸直麼？所以我們倒不如聽其自然，並禱告上帝，使我們連麵包殼都不要纔好。世界上總有貧富的，我們既生在勞動底地位，就應該做工，這是上帝派我們的，我們須要知足，不可妄求，若不是如此，我們就要擾亂公共底平安，破壞我們自己底品行。

(解克)

你又說到我們品行，我看苦了，你所說的那些紳士們，沒有一個不把我們所有一切的東西拿去，使我們勞勞碌碌的，像畜牲負了重載一樣，去賺一點麵包殼，他們就在我們眼睫毛的淚珠上，享受奢華淫逸的日子，若是我們不給他們用得舒舒服服，長得肥肥胖胖，他們就要說我們是可惡不誠實的東西，就有警察來捉我們到監裡去，並有牧師來送我們往地獄中。魏連，我來告訴你呀，那些想出壓制方法過日子的人，乃是真正無賴的匪徒，品行極壞的東西，在青天白日之下，霸佔一切東西，拿工人底身體，壓得跪在地下，像一羣綿羊一樣，隨他們剪毛割肉。你是並沒有吮吸你同伴底鮮血，你為何要入了喝血人的黨中去，來反對我們呢？豈以為他們顯有了政府在背後幫忙，力量還不大嗎？你要知道，政府是有錢人造成功的，所以政府必得要替有錢人幫忙，保全有錢人底利益，我們弟兄們，若不來反對我們，他們又從那裏

去得這包和自由呢？呀！若不是如此，貧苦人那得會去做人
類中壓迫家的器械，呀！我又記得數百年來，貧苦人慣受他
們黑暗，奴隸，和賤視底待遇，也是爲了這個原因我來說，
凡帶一點貴氣象的人，就是人類中最壞的人。像我們，無
非冒了一小塊麵包的危險，丟了一小片本身底自由，若能到
東西公有底地位，豈不是我們大家所歡喜的嗎？

是呀，你說的話，都是很好聽，我的孩子呀，你要知道，若
不怕了上帝，就得不着好處，所以我們總須服從上帝底意
思。

（覺克）
魏述。現在我們要照情勢上講來，須將上帝底問題，擺了不
題，因爲上帝兩個字底名義，都被了許多人藉爲託詞用爲理
由，以便欺騙他底同伴，壓詞他底手下人。國君底皇位，一
定要假託是上帝把他的，纔算是真命天子，倘若一個國君，
出了兩個皇帝，來爭一頂平天冠，他們兩個人都要假託替天
行的字樣。雖是這種說法，但是那邊查士多器械好，上帝就
要把他得勝了。業主野心家和壟斷的人那一個嘴裡不說上帝
，天主教耶穌教，猶太人，土耳其人，都是一樣講他們是上
帝底代表。於是就用了上帝底名義，打起仗來，無非各人心
裏底意思，都別替他磨坊裏，拿些穀子來磨粉耳。他們沒有一
個不是那樣想法，都以爲世界上甚麼東西，上帝都賞給了他
們，所以問我們這些人，受這種黑暗勞碌底無名罪過。他
們在世界上，如同管在天堂裡一樣，我們活着的日子，就同
在地獄裏一般，若是你要想攀登天堂，除了做他們底孝順奴
才，是不能夠的。現在我要你來告訴我，這種樣的布置，可
是那些上帝們的真心真意嗎？若是真的，那我就說，這種

學 語

上帝，乃是個萬惡的東西，那些牧師嘴裡講，世界上底人，
都是上帝底子孫，所以大家都是同兄弟一樣，這種話，大家
信了牠，就以為不錯，我看你所知道的，也不過就是這種神
話耳，但我們研究世界上東西，公有問題，若是專心討論我
們心中所知的、和眼中所見的事實，是否我們一生，和我
們底同伴，不能得一點幸福呢

（未完）

平民叫苦集

古今詩人，爲平民叫苦者，每有動天地泣鬼神的篇什。常思福
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彙編書不多，空存此舉於腦中者有年矣
，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種詩集，便檢抄幾首，而仍
不免於掛漏，今特發一癡願，闢此關於「學圃」中，請同人讀古今
名家詩集、有關係平民苦痛者，隨手寫寄本刊，以便彙登，暫時
不拘朝前前後，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彙單登足時，再行編訂
老梅特白。

棄兒嘆

戴瀟

歸，
歸兒非不仁，世中久無棄！賈之與富家，尙得飽爾腹！爺娘攜鏡
歸，一文一寸肉！

感興

（其一）

前人

官倉患陳腐，秋糧皆折銀，田中不產礦，賣米輸農民，一朝偶後
期，吏來相怒曠。年荒無米賣，借有東籬存，典夜買酒肉，送吏暫出
門，

特別啓事

「工餘」第十七期已出版了、每冊定價五分、凡愛閱工餘諸君、請速購買。代派處本社學滙編輯部及北京粉房琉璃街五十號李健吾。

紹介新刊

愛羅先呵，世界語作品集。盲詩人愛羅先呵，前年來華，担北大世界語講席，他的童話，小說，譯本，久已膾炙人口，惟世界語原著。則向未有專集行世，現上海東方世界語傳播社，特將原稿彙集刊行、單行本「一個寂寞的靈魂的呻吟」全書九十餘頁，內容有「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枯葉雜記」等，愛羅先呵君世界語，文筆秀美，富於詩趣，而又淺顯易讀，實為初學世界語者閱讀之善本且書內各篇大多已有中文譯本，讀者對照，閱讀更易了解。

印刷裝訂尤為精美，在吾國有此名著出版，堪為世界語前途賀，售價實銀五角。（郵票通用但以一分为限）寄費七分半，上海法租界，敏尼尼路雙十醫院綠光社。

小 通 信

老梅：報逐日郵寄，何久不接見！現已掛號郵寄，當可收閱。稿子均收到，請勿念。

鏡塘

李卓：

工餘十七期，及學生週刊，均如數收到。

學滙部

文耀：洵悉。昨晤惠林，並見近日強匪孔六一君文，對於大會事，已立在「可能」上，我當然贊成，現籌備有人，不久當可實現。

劍波

心見：久不見信到湘不知已否成行，何不見告！

劍波

愛閱民錄諸君：本刊第六期稿已輯好，因他事不能出版。同人不勝抱歉！其詳當在我們的弟弟「平民之錄」上與諸君相見。

見

民錄社

鏡堂：證書已收到，請勿念！

鏡塘

春閣：昨日接到你的信件，沒有提及「國風」，不知會否收到，費重悉：信稿均收，勿念！

文候：請告你的電話號數。

春台